

# 《西游记》“名名并列”新探

丰 竞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语言界对于“名名并列”的研究虽已不少,但多集中于诗歌、词曲、楹联等韵文体中。《西游记》中的“名名并列”不仅在数量和用法上明显超出其它的古典叙事作品,而且在汉民族的文化思维上,突出体现了民间曲艺的娱乐性、魔幻文学的诙谐性,以及多而无用的哲学观。这些特点无疑为“名名并列”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生动的语言素材,以及在文化心理视域下语法研究的新视角。

[关键词] “名名并列”; 娱乐性; 诙谐性; 无用

[中图分类号] I207.4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6)08-0011-06

“名名并列”即名词(名词性词组)与名词(名词性词组)之间的并列,“名名”之间没有任何表示关联的谓词性词语。“名名并列”引起人们的关注,应该始于古典诗词中描写性“名名并列”的使用。这种作为非主谓句的“名名并列”,也常出现在文章的标题中,如《心灵、意义和现实》(《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13期),因为并列的各“名”是对文章各部分内容的概括,因此这种“名名并列”式的标题从一开始就告知了读者文章各部分的内容,以及各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

随着语法、语义研究的深入,叙事作品中的“名名并列”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但研究的重点主要局限于语法结构和语义关联的范围内。诗词、楹联中的“名名并列”和叙事文学中的“名名并列”,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意象跳跃,构成同一场景,突出整体的意境美,强调视觉的空间性;后者则意象连贯,构成同一语义场,突出叙事的娱乐性,强调听觉的连续性。如:

1.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
2.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刘凤诰《山东济南大明湖沧浪亭联》)

例1表现的意境,需要一些谓词性词语把各意

象连接起来:旅人在这样的时间(鸡声)和这样的地点(茅店)起床,抬头望去,残月未落,而待收拾好行装、起身赶路、行至板桥之上时,桥上的寒霜早已留下了行人匆匆的脚印。例2则更是可以在各意象中直接插入动词“种”或“是”:四面(种)荷花,三面(种)柳;一城(是)山色,半城(是)湖。其中,“四面”、“三面”、“一城”、“半城”充当句子的主语,而“荷花”、“柳”、“山色”、“湖”则充当了句子的宾语。诗词中对这些所谓“闲字”的谓词性词语的减省,以及各意象在句中并非充当同一语法成分的特点,正反映了诗词体意象的跳跃性与思维的联想性,给人一种空间的画面感。与之相比,叙事体中的“名名并列”则明显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 一、“名名并列”与“炫学”

“《镜花缘》是比较理想地实现了小说资谈薮、广见闻、寓道义于稗说这一功能。《野叟曝言》等也具此一特点,在旧小说理论家看来,当然它也是一部理想的炫学小说。”<sup>[1](P.58)</sup> 炫学小说中的“炫学”往往离不开“名名并列”这种重要的语言形式:

1. 即如牡丹、兰花、梅花、菊花、桂花、莲花、芍药、海棠、水仙、蜡梅、杜鹃、玉兰之类,或古香自异,或国色无双。……因而叫作十二师。他如珠

[收稿日期] 2016-06-05

[作者简介] 丰 竞,女,内蒙古包头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兰、茉莉、瑞香、紫薇、山茶、碧桃、玫瑰、丁香、桃花、杏花、石榴、月季之类，或风流自赏，或清芬宜人。……因此呼之为友。至如凤仙、蔷薇、梨花、李花、木香、芙蓉、蓝菊、栀子、绣球、罂粟、秋海棠、夜来香之类，或嫣红腻翠，或送媚含情。……故呼之为婢。（《镜花缘》第五回）<sup>[2] (P. 13)</sup>

2. 先摆的兔脯、獐子、鹿腿、虎肉，后献上蒸猪、蒸羊、爆鸡、烧鸭，桌前架着一二尺长、六七寸围圆、焰腾腾、烁石流金的火炭……（《野叟曝言》第十二回）<sup>[3] (P. 113)</sup>

首先，叙事体的“名名并列”都为同一句法成分，且多作动词或介词的宾语，各“名”之间无需加入任何谓词性成分进行连接，说明各意象处于同一语义场，如花卉、食物等。其次，“名名并列”可以帮助作者表现其学识中“博物”的一面，在这一点上，魔幻小说《西游记》也充分表现了它“炫学”的一面：

3. 祖师道：“乃广、大、智、慧、真、如、性、海、颖、悟、圆、觉十二字。（第一回）<sup>[4] (P. 10)</sup>

4. 祖师道：“流字门中，乃是儒家、释家、道家、阴阳家、墨家、医家，或看经，或念佛，并朝真降圣之类。”（第二回）<sup>[4] (P. 12)</sup>

5. 原来那炉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他即将身钻在“巽宫”位下。（第七回）<sup>[4] (P. 55)</sup>

6. 又查了雷霆官将陶、张、辛、邓、荀、毕、庞、刘；最后才查三十三天，天天自在；又查二十八宿：东七宿，角、亢、氐、房、参、尾、箕；西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南七宿，北七宿，宿宿平宁；又查了太阳、太阴、水、火、木、金、土七政；罗睺、计都、炁、孛四馀。满天星斗，并无思凡下界。（第五十一回）<sup>[4] (P. 466)</sup>

7. 天地有九处汤泉，俱是众鸟所化。那九阳泉，乃香冷泉、伴山泉、温泉、东合泉、潢山泉、孝安泉、广汾泉、汤泉，此泉乃濯垢泉。（第七十二回）<sup>[4] (P. 654)</sup>

以上各例中的许多“名名”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不仅有明显的“炫学”之嫌，而且有明显的说教之嫌，这是与“炫学小说”相同的地方。但更多的时候，《西游记》中的“名名并列”体现出的是它的民俗性、娱乐性和魔幻性，而且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范围上都远远超过了所谓的“炫学小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名名并列”超量的、夸张式的使用，也是说唱艺术中相声“贯口”必用的语言

形式。

相声起源于华北地区的民间曲艺，在明朝即已盛行。贯口则是对口相声表演中的一种基本表现形式，即逗哏一方一口气背诵出一长串、甚至几百个地名、菜名、影片名、戏名等，著名的传统贯口有《报菜名》、《八扇屏》、《大保镖》等，其中，《报菜名》共有300个左右的菜名。作为一种说唱艺术，贯口讲究洋洋洒洒、语似贯珠，例如：

8. 脸上有五山五岳，十三个部位：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天中、天庭、司空、中乙、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承浆、地阁。（《相面》）<sup>[5] (P. 153)</sup>

9. 我是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幕、打旗、扫后台。（《武松打虎》）<sup>[5] (P. 165)</sup>

相声“贯口”也有“炫学”的一面，但主要目的是炫耀逗哏一方的说功；观众观赏的目的也不在于获得快速堆砌的信息，而是在于叹服表演者的说功中，释放自己紧张的情绪，从而产生愉悦感。在这方面，作为书面叙事文学，《西游记》的“名名并列”有着与贯口异曲同工的妙处：

10. 篱丝盘中，盛稀奇素物。林檎、橄榄、莲肉、葡萄、榧、柰、榛、松、荔枝、龙眼、山栗、风菱、枣儿、柿子、胡桃、银杏、金桔、香橙，果子随山有；蔬菜更时新：豆腐、面筋、木耳、鲜笋、蘑菇、香蕈、山药、黄精、石花菜、黄花菜，青油煎炒；扁豆角、江豆角，熟酱调成。王瓜、瓠子、白果、蔓菁。毓皮茄子、鹤鹑做，剔种冬瓜方旦名。（第八十二回）<sup>[4] (P. 744)</sup>

例中的各种蔬果四时的都有，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作者关注的不是“名”与“名”并列的合理性，而是关注这种穷尽笔墨、极力铺陈所产生的语势与气氛，给读者提供的是一场视觉和味觉上的盛宴，同样产生了极大的娱乐性。因此，作为书面叙事文学的《西游记》与作为说唱艺术的贯口，虽然让读者或观众产生的笑点不同，但二者的“名名并列”在娱乐性的语用功能上，则更为相近。《西游记》的“名名并列”虽也有“炫学”之嫌，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其娱乐性所掩盖，更远离了“炫学小说”的资谈薮与抒不平。

## 二、“名名并列”的娱乐功能

《西游记》“名名并列”的娱乐功能，与人物的形象、言行的滑稽性、事物的魔幻性与民俗性密切相关。

## (一)人物形象、动作描写中的“名名并列”具有滑稽的娱乐功能

1. 那老者见了他相貌丑陋,……用藜杖指定道:“你这厮,骨挺脸,磕额头,塌鼻子,凹颤腮,毛眼毛睛,痨病鬼,不知高低,尖着个嘴,敢来冲撞我老人家!”(第六十七回)<sup>[4](P.605)</sup>

2. 小钻风道:“二大王身高三丈,卧蚕眉、丹凤眼、美人声、匾担牙,鼻似蛟龙。……”(第七十四回)<sup>[4](P.675)</sup>

此两例中的“名名并列”,极力描写了孙悟空和白猿怪的奇形怪状。俊美的唐僧却有着如此丑陋的徒弟,高大的白猿性的面貌与声音,这些都与人们的定向思维与常规认知极为不符。

3. 诸檀越来啊,老的、小的、长的、矮的、胖的、瘦的,一个个敲木鱼,击金磬,挨挨拶拶,两卷《法华经》,一策《梁王忏》;诸檀越不来啊,新的、旧的、生的、熟的、村的、俏的,一个个合着掌,瞑着目,悄悄冥冥,入定蒲团上,牢关月下门。(第八十一回)<sup>[4](P.734)</sup>

4. 那道士闻得此言,拦住门,一齐动叉钯、扫帚、瓦块、石头,没头没脸,往里面乱打。(第四十五回)<sup>[4](P.412)</sup>

例3使用了两组各并列了6个名词性的“的”字结构,极力描写和尚们的落破与无能。在人们的定向思维中,于禅林古寺诵读慈悲大法的和尚们,应该面容安详,仪表端庄,但例3中描写的情形恰恰与之相反;例4写当虎力、鹿力、羊力知道是孙悟空在作祟时,竟然忘记施展自己的道功,随手拿起身边的“俗物”进行抵挡,其表现出的惊惶失措与他们的道仙身份极为不符,滑稽便在这些“反常规”、“反常态”中产生了。“反常态”、“反常规”是滑稽生成的重要因素。

## (二)人物语言描写中的“名名并列”也具有滑稽的娱乐功能

5. 你看他手里不住的摇,口里不住的念道“周易文王、孔子圣人、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第三十五回)<sup>[4](P.315)</sup>

6. 他问甚么山,——我若说是泥捏的,土做的,锡打的,铜铸的,面蒸的,纸糊的,笔画的,他们见说我呆哩,若讲这话,一发说呆了;我只说是石头山。(第三十二回)<sup>[4](P.290)</sup>

7. 猪八戒吊在梁上,听得他一家子齐哭,忍不住叫道:“妖精,你且莫哭,等老猪讲与你听。……令弟已是死了,不必这等扛丧,快些儿刷净锅灶,

办些香蕈、蘑菇、茶芽、竹笋、豆腐、面筋、木耳、蔬菜,请我师徒们下来,与你令弟念卷‘受生经’。”

(第三十五回)<sup>[4](P.315)</sup>

例5中,孙悟空用骗来的葫芦收了银角大王,很是得意,便摇着葫芦,装成占卜的样子,顺嘴胡诌出几个有道行的圣人的名字。占卜者应该形象庄重,说辞规范,但孙猴子占卜的形象和胡编之辞却都是反常规、反常态的;例6中,孙悟空让猪八戒去巡山,八戒却偷懒睡觉。作者把6个名词性的“的”字结构并列在一起,写出了猪八戒竟然能一下编出六个谎话来哄骗师兄,这与他外表粗呆的形象反差极大。例7中,猪八戒被吊大梁之上,还有闲心数说诸多美味菜肴,难怪金角大王大怒:“只说猪八戒老实,原来甚不老实!他倒作笑话儿打觑我!”最后,八戒因多话,差点儿被先蒸着吃。猪八戒这番“名名并列”式的胡诌与他此时的危险处境极不符合,但也反衬出了他贪吃的特点。这三例都是用“名名并列”写出了人物言语的“反常规”、“反常态”,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滑稽感。

8. 三藏道:“……请问适才做的甚么斋事?”八戒笑道:“师父问他怎的!岂不知道?必然是‘青苗斋’、‘平安斋’、‘了场斋’罢了。”老者道:“不是,不是。”三藏又问:“端的为何!”老者道:“是一场‘预修亡斋’。”八戒笑得打跌道:“……只有个‘预修寄库斋’、‘预修填还斋’,那里有个‘预修亡斋’的?你家人不曾有死的,做甚亡斋?”(第四十七回)<sup>[4](P.434)</sup>

此例中,作者并未急着解释“预修亡斋”的意思,而是借八戒之口,列出几个与“预修亡斋”无关的各种“斋”。“预修亡斋”实则是作者对各“××斋”进行的一种“仿词”的文字游戏。

9. 众猴闻说,鼓掌忻然道:“大王是老孙,我们都是二孙、三孙、细孙、小孙——一家孙,一国孙、一窝孙矣!”(第二回)<sup>[4](P.19)</sup>

此例中各“名名并列”是对“老孙”的仿词。

10. 我只听得佛教中有卷《楞严经》、《法华经》、《孔雀经》、《观音经》、《金刚经》,不曾听见个甚那“旧话儿经”啊。(第二十五回)<sup>[4](P.219)</sup>

11. 那老者道:“……那黄风大圣,风最利害。他那风,比不得甚么春秋风、松竹风与那东西南北风……”八戒道:“想必是夹脑风、羊耳风、大麻风、偏正头风?”长者道:“不是,不是。他叫做三昧神风。”(第二十一回)<sup>[4](P.184)</sup>

第10例中,“旧话儿经”是对各“××经”的仿

词,11例中,“三昧神风”是对各“××风”的仿词。“仿词”这种修辞本身就有较强的幽默性。以上四例都是使用“名名并列”的形式进行仿词的一种文字游戏,表现出的是语言层面的游戏功能。

(三)表示事物名称的“名名并列”具有魔幻性的娱乐功能

12. 又有胡冒犀、堕罗犀、通天花文犀。都是一孔三毛二角,行于江海之中,能开水道。似那辟寒、辟暑、辟尘都是角有贵气,故以此为名而称大王也。(九十二回)<sup>[4](P.828)</sup>

13. 那门前虎将、熊师、豹头、彪帅、獭象、苍狼、乖獐、狡兔、长蛇、大蟒、猩猩,帅众妖一齐攒簇。(第七十回)<sup>[4](P.638)</sup>

14. 二魔道:“拿我的‘紫金红葫芦’,你的‘羊脂玉净瓶’。”老魔将宝贝取出道:“差那两个去?”二魔道:“差精细鬼、伶俐虫二人去。”(第三十三回)<sup>[4](P.298)</sup>

15. 乃是斩妖剑、砍妖刀、缚妖索、降妖杵、绣球儿、火轮儿,丫丫叉叉,扑面来打。(第四回)<sup>[4](P.34)</sup>

16. 方天戟,虎眼鞭,麻林摆列;青铜剑,四明铲,密树排阵。(第五回)<sup>[4](P.45)</sup>

17. 将圈子望空抛起,唿喇一声,把这火龙、火马、火鸦、火鼠、火枪、火刀、火弓、火箭,一圈子又套将下去,转回本洞,得胜收兵。(第五十一回)<sup>[4](P.470)</sup>

18. 悟空才按下云头,径闯入朝门里。直寻到兵器馆、武库中,打开门扇看时,那里面无数器械:刀、枪、剑、戟、斧、钺、毛、镰、鞭、钯、挝、简、弓、弩、叉、矛,件件俱备。(第三回)<sup>[5](P.21)</sup>

以上各例中的妖魔、宝物、武器都给人以或稀奇或神奇的感觉,具有很强的魔幻色彩。

(四)描写节日氛围的“名名并列”具有民俗性的娱乐功能

19. 雪花灯、梅花灯,春冰剪碎;绣屏灯、画屏灯,五彩攒成。核桃灯、荷花灯,灯楼高挂;青狮灯、白象灯,灯架高檠。虾儿灯、蟹儿灯,棚前高弄;羊儿灯、兔儿灯,檐下精神。鹰儿灯、凤儿灯,相连相并;虎儿灯、马儿灯,同走同行。仙鹤灯、白鹿灯,寿星骑坐;金鱼灯、长鲸灯,李白高乘。鳌山灯,神仙聚会;走马灯,武将交锋。万千家灯火楼台,十数里云烟世界。”(第九十一回)<sup>[4](P.819)</sup>

20. 此时正是金吾不禁。乱烘烘的,无数人烟。有那跳舞的、躑躅的、装鬼的、骑象的,东一

攒,西一簇,看之不尽。(第九十一回)<sup>[4](P.819)</sup>

例19中十组“名名并列”和例20中的四个“的”字结构,向读者展示了元宵佳节颇具民俗风格的各种花灯和舞灯的热闹场景。

如果说,贯口的娱乐性表现在说者的说功和对学识能力的自我“吹嘘”上,那么,《西游记》“名名并列”的娱乐功能则与人物形象的夸张变形、事物自身的魔幻性、民俗性、反常规的人物语言,以及文字游戏等诸多要素密切相关。

### 三、“名名并列”的无用观

《西游记》是一场从天上到地上,又从地上到水里的大游戏,参加者种类多、数量多。如来和地藏王菩萨曾对天下生灵进行了概括和分类:

1. 如来才道:“周天之内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虫:乃蠃、鱗、毛、羽、昆。”(第五十八回)<sup>[4](P.533)</sup>

2. 只听得地藏王菩萨道:“他(谛听)若伏在地下,一霎时,将四大部洲山川社稷,洞天福地之间,蠃虫、鱗虫、毛虫、羽虫、昆虫、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可以照鉴善恶,察听贤愚。”(第五十八回)<sup>[4](P.531)</sup>

五仙,即天地神人鬼;五虫,即人类、水族、走兽、飞禽、昆虫。“名名并列”这种语言形式不仅适用于对事物进行概括和分类,也可以突出事物的量多与繁杂。

首先,作品用“名名并列”的形式,对天界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

“这天上有三十三座天宫,乃遗云宫、毗沙宫、五明宫、太阳宫、化乐宫,……一宫宫脊吞金稳兽;又有七十二重宝殿,乃朝会殿、凌虚殿、宝光殿、天王殿、灵官殿,……一殿殿柱列玉麒麟”(第四回)<sup>[4](P.30)</sup>,在这宏大的天庭里,有把孙悟空挡在天门之外的“庞、刘、荀、毕、邓、辛、张、陶,一路大力天丁”(第四回)<sup>[4](P.29)</sup>;有头顶花蓝,采摘蟠桃的“红衣仙女、青衣仙女、素衣仙女、皂衣仙女、紫衣仙女、黄衣仙女、绿衣仙女”,(第五回)<sup>[4](P.39)</sup>但却被孙悟空一人用“定身法”把她们定住了;蟠桃园中的土地爷也有自己的手下:“锄树力士、运水力士、修桃力士、打扫力士”(第五回)<sup>[4](P.38)</sup>;瑶池里有“造酒的仙官,盘糟的力士,领几个运水的道人,烧火的童子,在那里洗缸刷瓮,已造成了玉液琼浆,香醪佳酿”(第五回)<sup>[4](P.41)</sup>,但蟠桃盛宴,还是被孙悟空一人给搅乱了。孙悟空的种种“劣行”

导致“玉帝大恼。即差四大天王，协同李天王并哪吒太子，点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谛、四值功曹、东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岳四渎、普天星相，共十万天兵，布一十八架天罗地网下界”（第五回）<sup>[4](P.43)</sup>，去花果山捉拿悟空。孙悟空与天界的第一次交锋，其场面就异常宏大，对手不仅有天神，还包括了佛道两教的守护神，但只捉住了几个狼虫虎豹，“更不曾捉着一个猴精”。（第五回）<sup>[4](P.45)</sup>

最终，天庭上界为捉住孙悟空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会，“玉帝传旨，即着雷部众神，分头请三清、四御、五老、六司、七元、八极、九曜、十都、千真万圣，来此赴会，同谢佛恩。又命四大天师、九天仙女，大开玉京金阙、太玄宝宫、洞阳玉馆，请如来高座七宝灵台，调设各班坐位，安排龙肝凤髓，玉液蟠桃。不一时，那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五炁真君、五斗星君、三官四圣、九曜真君、左辅、右弼、天王、哪吒，玄虚一应灵通，对对旌旗，双双幡盖，都捧着明珠异宝，寿果奇花……”。（第七回）<sup>[4](P.59)</sup>

天庭上界动辄以众多天兵天将与孤独的对手交战，（又如第五十八回对六耳猕猴的捉拿）但却常常败于对方之手：“亢金龙、女士蝠、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斗木獬、牛金牛、氐土貉、虚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奎木狼、娄金狗、胃土彘、昂日鸡、毕月乌、觜火猴、参水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领着金头揭谛、银头揭谛、六甲、六丁等神、护教伽蓝，同八戒、沙僧，——不领唐三藏，丢了白白马——各执兵器，一拥而上。”（第六十五回）<sup>[4](P.594)</sup>如此众多的天兵天将却最终被黄眉老佛用一个白布搭包瞬间收了进去。

以上这些例子既突出了魔幻文学中，法宝可抵千军的重要地位，更颠覆了“寡不敌众”的传统信条，说明天庭盛大，实则空虚；天兵虽众，实则无能。

其次，作品用“名名并列”的形式，也对地上、水里，乃至地下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

地上的主人是皇帝，因此皇宫里的人员最多。朝庭上有“徐茂功、秦叔宝、胡敬德、段志贤、马三宝、程咬金、高士廉、李世勣、房玄龄、杜如晦、萧瑀、傅奕、张道源、张士衡、王珪等两班文武”，朝庭下有“东宫太子与皇后、嫔妃、宫娥、侍长”。（第一回）<sup>[4](P.90)</sup>

作品主人公孙悟空的人际关系最好。天上不仅有“监丞、监副、典簿、力士”（第四回）<sup>[4](P.31)</sup>等“同寮”协助养马，还在花果山收了“狼、虫、虎、豹、麋鹿、鹿、獐、犴、狐、狸、獾、貉、狮、象、狻猊、猩猩、熊、野豕、山牛、羚羊、青兕、狡儿、神獒……”等共七十二洞妖王。（第三回）<sup>[4](P.21)</sup>有“马、流二元帅”、“崩、芭二将军”（第三回）<sup>[4](P.25)</sup>辅佐治兵，更有“牛魔王、蛟魔王、鹏魔王、狮犴王、猕猴王、獨狹王”（第三回）<sup>[4](P.25)</sup>六个好兄弟讲文论武。就连普通百姓也有“左邻、右舍、表弟、姨兄、亲家、朋友”（第六十七回）<sup>[4](P.607)</sup>等亲朋好友。

当然，地上最多的还是各路妖魔：“狡兔、妖狐、香獐、角鹿”（第二十一回）<sup>[4](P.188)</sup>“驴、骡、犊、特、獾、狐、铬、獐、羊、虎、麋、鹿”（第六十一回）<sup>[4](P.557)</sup>“蜜、蚂、蠟、班、蠎、蜡、蜻”（第七十二回）<sup>[4](P.657)</sup>“黄、麻、虱、白、雕、鱼、鵝”等等。（第七十二回）<sup>[4](P.658)</sup>

唐僧师徒四人虽然一路历经艰苦，但也得到了百姓们不少的帮助。百姓们不仅给他们送上了“僧帽、僧鞋、褊衫、布袜”（第七十九回）<sup>[4](P.721)</sup>，还用山野中的各种美食招待他们：“面饭、米饭、闲食、粉汤”（第四十七回）<sup>[4](P.433)</sup>“干粮、果品、烧饼、餽餉”（第六十七回）<sup>[4](P.611)</sup>、“面筋、豆腐、芋苗、萝卜、辣芥、蔓菁、香稻米饭，醋烧葵汤”；（第六十七回）<sup>[4](P.605)</sup>除此之外，还有道士请的“酱瓜、酱茄、糟萝卜、醋豆角、腌窝蕖、绰芥菜”（第二十五回）<sup>[4](P.219)</sup>，更有女王请的“玉屑米饭、蒸饼、糖糕、蘑菇、香蕈、筍芽、木耳、黄花菜、石花菜、紫菜、蔓菁、芋头、萝卜、山药、黄精”（第五十四回）<sup>[4](P.499)</sup>，就这样，三兄弟还不放过三清殿上的供养：“先吃了大馒头，后吃簇盘、衬饭、点心、拖炉、饼锭、油煤、蒸酥”（第四十四回）<sup>[4](P.408)</sup>。师徒所到之处，常常是“风卷残云，吃得罄尽”。（第四十四回）<sup>[4](P.408)</sup>

当然，身份不同，吃的食品也不同。猎人吃的是“老虎肉、香獐肉、蟒蛇肉、狐狸肉、兔肉，点剥鹿肉干巴”（第十三回）<sup>[4](P.113)</sup>，花果山的猴子们吃的是“紫巍巍的葡萄，香喷喷的梨枣，黄森森的楷杷，红艳艳的杨梅”（第三十回）<sup>[4](P.272)</sup>和“椰子酒、葡萄酒、仙花、仙酒、仙果”（第二回）<sup>[4](P.19)</sup>魔王吃的是“蛇肉、鹿脯、熊掌、驼峰、山蔬果品”（第五十一回）<sup>[4](P.473)</sup>。《西游记》中的“名名并列”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质朴而又丰富的食物盛宴。

除此之外，“名名并列”还给我们展示了各种植物：

树有“千年槐，万载桧，耐寒松，山桃果、野芍药，旱芙蓉，一攒攒密砌重堆，乱纷纷神仙难画”；(第八十回)<sup>[4](P.723)</sup>草有“迎霜草、秋青草、蓼节草、山蕊草、萎蒿柴、龙骨柴、芦荻柴”，(第七十九回)<sup>[4](P.719)</sup>花有“丽春花、木笔花、杜鹃花，夭夭灼灼；含笑花、凤仙花、玉簪花，战战巍巍”。(第九十五回)<sup>[4](P.845)</sup>

各种珍宝：

有“如意珠、摩尼珠、辟尘珠、定风珠；又有那红玛瑙、紫珊瑚、夜明珠、舍利子”、(第十二回)<sup>[4](P.101)</sup>“鹦鹉杯、鳩鵠杓、金叵罗、银凿落、玻璃盏、水晶盆、蓬莱碗、琥珀锤”(第五十四回)<sup>[4](P.499)</sup>、“珊瑚、玛瑙、珍珠、琥珀、碎碧、宝贝、美玉、良金”(第九十二回)<sup>[4](P.830)</sup>等珍宝，而“锦襕袈裟、紫金钵盂”(第六十五回)<sup>[4](P.593)</sup>更是佛门至宝。

各种景致：

“石锅、石灶、石碗、石盆、石床、石凳”(第一回)<sup>[4](P.4)</sup>，这是水帘洞天然的景致；“牡丹亭、海榴亭、丹桂亭，亭亭尽鹅毛堆积；放怀处、款客处、遣兴处，处处皆蝶翅铺漫”(第四十八回)<sup>[4](P.442)</sup>，这是大户人家悠闲的景致；“太极殿、华盖殿、烧香殿、观文殿、宣政殿、延英殿：一殿殿的玉陛金阶，摆列着文冠武弁；也有那大明宫、昭阳宫、长乐宫、华清宫、建章宫、未央宫：一宫宫的钟鼓管龠，撒抹了闺怨春愁”(第二十九回)<sup>[4](P.257)</sup>，这是宝象国华丽的景致。

地下有“吊筋狱、幽枉狱、火坑狱，……酆都狱、拔舌狱、剥皮狱，……磨捱狱、碓捣狱、车崩狱，……寒冰狱、脱壳狱、抽肠狱，……油锅狱、黑暗狱、刀山狱，……血池狱、阿鼻狱、秤杆狱，……(第十回)<sup>[4](P.87)</sup>这些狱由“秦广王、初江王、宋帝王、仵官王、阎罗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转轮王。”(第三回)<sup>[4](P.85)</sup>十代阎君掌管，又由“赤发鬼、黑脸鬼”、“牛头鬼、马面鬼”<sup>[4](P.87)</sup>等鬼卒把守。

水里有“敖广、敖顺、敖钦、敖闰”(第四十五回)<sup>[4](P.415)</sup>四海龙王，还有“龙子、龙孙、虾臣、蟹士、鮀军师、鳜少卿、鲤太宰”(第九回)<sup>[4](P.75)</sup>等供

龙王调遣。

天地造物，芸芸众生，各有所需，各尽其能。《西游记》中的“名名并列”极言人物之多、食物之丰、珍宝之盛、景致之佳……甚至人心之恶：“假僧将那些心，血淋淋的，一个个捡开与众观看，却都是些红心、白心、黄心、悭贪心、利名心、嫉妒心、计较心、好胜心、望高心、侮慢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名隐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更无一个黑心”(第七十九回)<sup>[4](P.714)</sup>，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纷繁而又不失秩序的大千世界。任何一种语言形式，如果超量使用，则一定带来语用上质的飞跃。“名名并列”首先给读者的一个视觉冲击就是“多”，“多”体现了作者对于数量和人生的一种哲学认识：人生因欲望多而烦恼多而苦难多，但最终都归于无，即多而无用。

诗词体中并列的“名名”多为月亮、杨柳、小桥、流水、人家等景物，突出的是清静、淡雅和孤寂的意境。叙事体中并列的“名名”不只有自然景物，更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了“炫学”的主要功能。而《西游记》动辄十几个名词的并列，虽也不乏“炫学”之嫌，但与相声贯口中的“名名并列”更为接近，带有浓厚的民俗性与娱乐性的色彩；其“名名”意象的滑稽性、魔幻性与民俗性都强化了作品语言的娱乐功能，并突出表达了多而无用的哲学观。《西游记》“名名并列”无论在使用的数量上、范围上，还是在汉民族文化思维的体现上，都明显超出了其它的古典叙事作品，这无疑为“名名并列”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生动的语言素材和独特的分析视角。

#### [参考文献]

- [1]冯保善.文化视阈中的近古文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2]李汝珍.镜花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3]夏敬渠.野叟曝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4]吴承恩.西游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5]于万海，王决.笑谈相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南山)